

名人名家
访谈丛书



苗春亭访谈录

主 编 吴雁南 黄发政
主 副 编 吴 曾 光 张 雁 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名人風韻

百家風采



苗春亭訪談錄

苗春亭 著
苗春亭 著
苗春亭 著
苗春亭 著

苗春亭訪談錄

名人名家访谈丛书

苗春亭访谈录

主 编	吴雁南
	黄发政
副主编	曾光光
	张雁南

名人名家访谈丛书

苗春亭访谈录

主 编:吴雁南 黄发政

副主编:曾光光 张雁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1)

贵阳宝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65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10.00元

书号: ISBN7-221-04941-6

本书采访与整理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纪荣	李少文	肖良武	吴雁南
周术槐	张成洁	张雁南	郑永军
罗晓东	易继苍	罗惠缙	高玉玲
唐健华	黄发政	曾光光	

序

何 才 华

苗春亭同志是我省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同志。《苗春亭访谈录》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苗老一生的追求和走过的道路,是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从《访谈录》一书可以窥见,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儿女是如何选择自己的前程和道路,并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

苗老诞生在历史上风雷震荡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从幼年时代起,家庭所在的山东地区就受到革命新思潮的洗礼。时代的熏陶,勤奋向上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良师的引导,使苗春亭同志在中学读书时就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逐渐把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同时代的主旋律结合起来,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己任,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视作自己的终极追求。在刚刚成年的那一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苗春亭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理想人生的正确航向,矢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人类最壮丽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自此以后,苗春亭同志道德情操亦得到升华。在党的教育下,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一身正气,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关心同志,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幸福。他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坚持不懈

地同敌人斗争,同其他邪恶势力斗争。不论斗争是多么残酷,多么复杂,从不动摇,无所畏惧。在他的心目中,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都应当重于个人的利益。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应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校正人生价值的坐标。苗春亭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廉洁自律,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中,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陶冶高尚情操,同时引导群众不断前进,在党的领导下,为创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苗老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理论就是方向。”是的,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曾苦心孤诣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下求索路在何方。他是从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中找到答案的。在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不放松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其他科学著作的研读,理论联系实际,把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中共贵州省委的领导岗位上任职的近30年中,他参与省委的许多重大决策活动,发表重要意见,都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得出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见解,显现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底。在访谈结束时,我们请苗老对青年学子提一些要求。苗老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他借用马克思主义前辈列宁的一句话强调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苗老所走过的历程,是不懈地追求真理,努力学习,讲政治,树正气,为实现民族振兴,为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而奋斗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一代中华儿女的璀璨足迹。在“五四”运动80周年、中国青年节60周年之际,《苗春亭访谈录》的出版,也许会有其特别的意义。

目 录

成长的摇篮·····	(1)
难忘的蒙学时代·····	(10)
我的老师高文甫·····	(14)
入党·····	(18)
单县特别党支部的建立和抗战初期	
单县抗日运动的兴起·····	(22)
中共单县县委扎根在农村·····	(27)
“肃托”后的形势与根据地的重建·····	(36)
报社工作的苦与乐·····	(42)
谈《湖西日报》·····	(48)
湖西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52)
湖西根据地的整风运动·····	(58)
在巨南县主持工作的片断回忆·····	(63)
离开湖西去《冀鲁豫日报》社·····	(71)
南下赣东北·····	(78)
西进贵州·····	(88)
接管遵义·····	(94)
遵义地区的剿匪与土改·····	(101)
在贵州省工会的三年·····	(110)
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十年·····	(126)

“文化大革命”十年磨难·····	(128)
贵州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134)
贵州的改革开放·····	(140)
省政协工作的回顾·····	(147)
离休后的沉思·····	(154)
畅谈文化 寄语青年学子·····	(159)
附 录	
用诗来回答问题·····	(167)
赴西安、延安、葛洲坝参观学习纪行·····	(172)
深切怀念单县党组织的创始人——高文甫·····	(181)
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欢迎词·····	(188)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开幕词·····	(192)
论多元一体的贵州文化·····	(196)
《贵州文化系列丛书》总序·····	(201)

成长的摇篮

在一望无际的鲁西南平原上，有一个“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文明之乡——单县。“五四”运动那一年，本书的主人公——苗春亭同志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

单县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据《单县春秋》记载，在古代，单县称单父邑、单父县、单州等。春秋时先后归属宋、鲁、齐管辖。秦时建县，汉时曾先后三次被封为侯国。自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巫马施二贤任单父宰以来，历代不少著名人士曾来单县做官或游历。唐代“竹溪六逸”之一的陶沔曾为县尉，李白的族弟李凝做县主簿。公元 744 至 755 年，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等联袂来游，咏贤怀古，留下许多著名诗篇。宋代大文学家王禹偁曾任单州知州。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松年也在单县做过知县。单县还是一个中原重镇，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东邻江苏丰县，东南靠安徽砀山县，南隔黄河故道与河南商丘相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单县人民素有“敦孝悌、重廉耻、尚气节、崇淳朴”的品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光荣传统。在近现代革命史上，尤其在抗日战争中，单县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苗春亭同志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员，他从出生到南下贵州之前，一直生活、战斗和工作在以单县为中心的湖西大地上，单县可以说是他从

一个普通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因此,我们请苗老回忆他小时候在家乡的有关情况作为本书的开篇。

面对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苗老沉吟良久。随着苗老的话音,我们仿佛来到了七八十年前的山东单县:

“单县土地比较集中,老百姓有个讲法,单县有‘八大家’。什么是‘八大家’呢?就是有八家封了‘千顷牌’。一千顷就是十万亩,当然不一定有这么多,这说明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封建势力强大。单县县城就是北京城那样一种格式,县政府在当中,东西南北几条大街,有城墙,有城河,还有护城堤,是个典型的古城。

“在单县上层人物中,有一些大家津津乐道的古人,相传有两个知县都是孔子的学生(即巫、马二人),两个人把单父县治理得很好,但治理方法不同。一个是‘抚琴’而治,如今单县有一处名胜古迹叫琴台;另一个是‘披星戴月’而治,经常不分昼夜地往复奔波来治理这个县,这个传说流传至今。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曾经到单县这个地方参加狩猎。当时曾作了一些诗,留下一些佳话。

“单县人口比较多,土地比较集中,在鲁西南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县。我的家离护城堤只有一华里,离县城的中心大概有3华里路。我们这个村是一个小村,大约有20多户人家。这个村在单县不算是一个典型的地主统治下的村子。单县大地主即八大家统治下的村子,叫做‘下庄子’。什么叫‘下庄子’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村庄都是地主的,当中有一个头,这个头就和《红楼梦》中贾珍手下的乌进孝差不多,当然并不完全相同。单县的情况是分租制。我不清楚《红楼梦》中乌进孝他那套管理是什么办法,好像是进贡一样。‘下庄子’村里所有的人都是大地主的佃户,佃户按分租制来经营土地。大体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很典型。”

通过苗老对单县当时一些情况的回忆,我们对单县土地集中

情况、地主的统治方式，如“下庄子”模式有了不少了解。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插话问道：“苗老，那么你们村是不是‘下庄子’这样一种模式呢？”苗老呷了口茶，继续说道：

“我那个村呢，它不是大地主的‘下庄子’了，就20多户，没有地主。算起来有四家比较富裕，其中我家也算一家。这个村基本是搞农业，就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手工业。如果说有点手工业，就是用手工纺纱织土布。这种土布又叫粗布，和‘洋布’不一样，粗布十分耐穿。一般家庭都是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有几个人在城里的粮行里搞搬运。当时县城里最大的交易就是卖粮食了。卖粮食的地方叫粮行。他们就是在粮行里搬运粮食。还有个别人在县城里当警察，也有不少人先后出外去当兵。从清朝的老御军算起，吴佩孚的部队里、张宗昌的部队里，以及以后蒋介石的部队里，都有许多人去当兵。还有更多的人走出去，按现在的话来说叫‘打工’，我们那地方的人就是到东北去。在中年人当中，有好多的人先后到东北打工。总的来说，农村人的出路也就是这些，一个是种地，一个是打工，而且机会并不很多，这都是谋生的办法。去当兵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在江西剿共时被俘虏了，其中有一位被俘虏以后好像还当过一阵子红军，后来又回到家。当时他不敢讲，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后来我才听说这个人曾经在红军里当过排长。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以后脱离了红军，可能是掉队，也可能是逃跑。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在红军里当过排长，所以他不肯讲。这个人以后就到哈尔滨那一带进工厂了。另外那一个位，我在家的時候，他经常给村里人讲红军在江西的情况，主要是讲朱、毛领导的红军。当然他所讲的情况有真有假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红军游击作战的宣扬：红军厉害得很，敌人去攻打他们，根本找不到目标；原以为某个地方没有红军，却突然会从四面八方攻来，如神兵天降，并且说老百姓也都是红军。当然他有点夸张，但意思是说红军的威力十分强大。这些传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要讲我知道红军、了解红军,还是首先从这位当兵的老乡那里开始的。他当时把红军说得很神,使我感到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老百姓,一个是怕官,一个是怕土匪,还有一个是怕当兵的。对那些当兵的,我们当时在家的时候,都叫他们“老总”。现在对企业、公司里的总裁、领导都称其为‘老总’是一种尊称。那个时候称呼‘老总’是一句很不好的话,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民与当时的官、兵是一种对立关系,就像是老鼠和猫这么一种关系。共产党的军队做到‘军民一家’,可是天大的变化了。所以,听到那位当兵的老乡讲江西红军的情况,我感觉到很新奇,一直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讲谋生,我们那个村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比较富裕人家,包括我家在内,在农闲的时候赶太平车赚点钱。北方不是有一种太平车吗?这种车子有四个轮子,套上两匹或三匹牲口,虽然很笨重,但一车可以拉上 1000 斤,最多可以拉上两千斤货物。就这样,利用冬闲的时候给城里的商家,也就是商号,到济宁去拉东西,主要是糖和石油。糖、火柴是南方产的,石油是美国产的。那时候,我们老家点灯用的油是美国的石油,点的是煤油灯。可见,用太平车给人家拉东西,也算是一种副业了。

“那个时候,像单县这样的地方是农业县,可以说自己没有工厂,只有一些手工业。所以当时点灯用的油都靠进口,老百姓把它叫做‘洋油’,现在当然都称为煤油了。进口布也称为‘洋布’,火柴称为‘洋火’。糖当然都是中国产的,不叫‘洋糖’。要讲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这可作为一个见证。

“我们村在生活上讲相当贫穷。才 20 多户人家,算起来,没饭吃,完全没有土地的人家就有五六户,这几家当时的情况,我还记忆犹新。有一家姓马的,是我家邻居,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家儿子为了谋生就当兵去了,剩下两个姑娘,一分地都没有,做父亲的也到东北去了,以后就没有回来,死在东北了。我还有一位本

家，论辈份我叫他曾祖父，我这位曾祖父一点地也没有，怎么办呢？只好由我家养着他，他也在我家里干活。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他儿子后来到东北去了，也死在东北。媳妇就回娘家去了，而娘家已没有人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过了一辈子。对当时村子里的情况，我也不一户一户地讲了，确实大家都很贫穷，就拿当时比较富裕的几户来讲，也不是生活好得怎么样。我们村几家富裕户，没有哪家有 100 亩土地，至多有七八十亩。像我家也只有那么 70 多亩地。虽然在村里来讲比较富裕一点，但财产并不很多。比如说吃饭，一年四季也就只有 4 个月吃细粮，其他 8 个月吃粗粮，如高粱面、杂面等。当时我有一个老表，他讲要是能天天吃白馍，就算是最大的幸福了。那时追求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吃白馍。现在的北方，早已实现了这一目标。那时大部分贫苦农民基本上吃不饱，或者是没饭吃。当时有句话叫做‘端着碗掉泪，看着糊糊想馍’。我说的那种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为什么掉泪？就是想馍，就是想干粮。以前毛主席曾讲‘两干一稀’，他老人家是知道农民这种情况的。当然对于很大的地主，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种人在当时很少。有副对联叫做‘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所谓‘庆有余’也就是解决温饱后有一点余钱，在那时候来讲也算很不错了。要讲中国的温饱问题，不只是现在有，历史上严重得多。老百姓吃不饱怎么办呢？就往外逃，包括当兵、打工等。”

苗老还向我们说起了单县那时土匪的情况：“我们那个县可以说一直没断过土匪，要讲起来，土匪这东西也可说是‘历史悠久’了。不过，单县的八大家从来没被土匪抢过，没遭过匪患。为什么呢？因为村里全部土地，或大部分土地，都是地主的，他建有一个围寨。这种围寨和县城式样差不多。地主住在最当中，院子很大，周围有东夹道、西夹道、北夹道，院子是坐北朝南，南面就是寨门。地主有管家的，不用说他们掌握着村里的政权，他们有武装，有看家的家丁，都配有枪支。所以，这些大地主在单县这地方谁也惹不

起,天下就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三里一王,五里一霸’,一般的土匪都不敢去抢他们。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村子都是这样。俗话说,‘夜里摸柿子,先捡软的吃’,土匪的目标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些土匪很有意思哩,穷人没啥东西可抢,真正富的他们又不敢去抢,只有去抢夹在当中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土匪头很有名气,他对票户即被绑架的“肉票”好像还挺‘仁义’。如果被他绑票,以后拿钱赎回去了,他对放回去的票户总要讲一些客气话,要他们回去后好好干,不要灰心,其实是说等以后有钱了,咱们再来。”

说到这里,苗老笑了起来,我们采访者听到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乱世匪患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不只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而且连起码的安全都没有,要时刻防备土匪的抢掠,生活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些采访者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没有经历过那种苦难的日子。但听了苗老的讲述,我们心情都很沉重,为旧社会的老百姓的人生处境感到心酸。正当此时,苗老又清了清嗓子,讲起了他那个村遭匪患的情况:

“我那个村,有四家富裕农户,其中就有3家遭过匪患,被土匪抢过。我们那个村离城3里地,离护城地只有一里路,他们就敢去抢,并且抢了3家,我家也被抢过。东西那两家不仅被抢,而且还被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一个。以前我听说,本来我家土地大概有100亩,好像是遭匪患后,就卖掉了二三十亩,所以剩下70多亩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土匪头,在抗日战争中当了官。我们那地方才怪哩,在抗战期间,土匪头们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官了。”

也许是读书人的缘故,我们特地请苗老介绍一下当时他家乡知识分子的境况。

苗老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我是村里唯一的一个中学生。知识分子很少,所以我在家的時候,就成为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

了。那时我在农村干啥呢？一是写对联。一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我去给他们写对联；另外就是写信念信。外面来了信，他们不识字，就要我念给他们听，然后写回信。所以，对于我来说，他们已没啥秘密了。当时，买卖土地需要丈量土地，计算大小，几亩几分几厘都得算清楚。别人结账、算账也要找我，让我给他们写契约，某某人借了谁的钱，利息是多少，写好了双方按手印。还有就是给村里人念闲书。老百姓说的闲书，实际上就是唱本，唱大鼓的唱本，像《水淹罗成》、《陈善良爬堂》、《打登州》等等。山东特别流行的是《响马传》，《响马传》中的秦琼、尉迟敬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农村人家贴的门神，一边是秦琼，一边是敬德。所以，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我能为大家办点事，村里人也很喜欢我。”

“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你家当时的情况呢？”我们问。

“关于我那个家，听长辈讲，是外来的，老百姓都说是从山西某地方搬来的，这是传说，也无从考证。但祖上是外来的，这是肯定的了。前几年有人写信问我有没有家谱，意思是想续家谱了，我说没有家谱。我们村姓苗的很少，除了我这一家，还有另一家，就这么两家。为什么我们家比较富裕一点，而他们家却一亩土地也没有，我至今也不了解、不清楚。外来户在农村，同姓的人是一家，在当时还是很多的。我这个村是这样：东边是孙姓，有六七户人家。整个地讲，孙姓各户都比较好一些，土地比较多，可以说没有贫农；西边是姓翟的，大概有 10 多户，主要是中农、贫农。我们家在村当中，除了我们家以外，左右是一些零星户，有姓王的、姓樊的，人口都比较少。所以，两边是两大姓，中间是杂姓。讲起来，在农村，本姓人口少的总是感觉到受气，这当中的是非很难讲，可能是人少力薄吧。人少了，力量就薄，就没有势力，就受人的气。我祖父就弟兄两个，我祖父是老大，二祖父呢，去世得早，20 多岁就去世了，撇下我二奶奶，她认了一个养女，我祖父就只有我父亲一

个孩子,这样在家里就是宝贝了。所以,我奶奶和二奶奶特别疼爱他,一心想让我父亲上学。那时候还没有学堂,只有私塾。我父亲有一次高兴了告诉我,说他当时不肯上学,我奶奶和二奶奶就一边架着一个胳膊把他往学校里送,但是他始终不肯上学。所以上了好几年学,最后识字很少,他也很后悔。我想,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上学呢?一个是感觉到我们外来姓在村里受气。所以,要儿子上学,将来能到衙门里干事,按他的话来讲,上好学出去工作,就是到衙门里干事,大小也是个官吧。这样一来,家里就可以不受气了。后来他经常对我讲这件事,鼓励我上学。另外,我奶奶和二奶奶希望他上学,送他去上学,他没有好好地上,这也使他十分后悔。因此,尽管当时读书要花好多钱,但他还是不惜一切来供我读书。我读高小时离家住校,在学校里住、吃,一年下来要花不少钱。对农民来讲,要读书只有靠卖粮食来交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这样,我就走上上学这条路,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充当过家庭的正式劳动力。当然,作为农村的学生,我也必须参加劳动。我在家参加劳动,主管的一件事就是喂羊。我们那个地方家家户户都喂羊,老百姓喂的羊叫寒羊,就是现在提倡的鲁西小尾寒羊。喂羊一般都是男孩子的事,差不多所有的男孩子都得做这事。再一个就是参加夏收、秋收,那时候学校放假与现在不一样,只放农忙假,不放暑假。总的来说,我在家时候有两项任务:一是上学,二是参加比较轻的劳动。

“我家中的农活主要由父亲干,他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我父亲没有弟兄,是一个独子,我祖父不到60岁就去世了。所以,就是由我父亲来管这个家,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承担繁重的劳动,应该说是很辛苦的。如果实在忙不过来,他就雇一个长工,还有一个短工,那个时候叫牛工。什么叫牛工呢?就是以人工来换牛工。这个牛工也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姓朱,他在他那个村没有土地,于是就到我家用,算是租了我家20多亩地,却没农具,没有牛。怎么办